

韓 非 子 集 解

王 先 慎 著

Ev 1032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拾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述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姦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即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聞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耨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攻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盡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七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

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

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閒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閭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史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

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汴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汴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汴何所據也汴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刼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汴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尙有二十八條不止汴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踉蹌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土章逕接此篇盡有就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刼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即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創弱數以看鍊韓

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論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較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較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廷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刻元何忞校上原序署至元三

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忞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忞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忞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忞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入比之

門徑又出汴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汴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期趙用賢刊本一期吳勉學刊本一期葛鼎刊本一期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昭纂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汴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壽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嶺肅目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目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目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從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目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目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目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肅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目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目彙還肅聽入私集且與肅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笑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肅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目期有目自立不敢騶拔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臚舊史氏吳肅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政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憐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謂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篇惟智菴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遼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縣景宋乾道刻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顧廣圻識誤校
王念孫讀書雜誌

日本蒲阪園增讀韓非子校
餘編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增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輸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
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

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刑並作荆其廢不肯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

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枯魚之膽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予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

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

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實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

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怒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

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五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五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

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特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腹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

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四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忞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增已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目錄

卷一

初見秦第一	一
存韓第二	八
難言第三	一四
愛臣第四	一六
主道第五	一七

卷二

有度第六	二一
二柄第七	二六
揚權第八	二九
八姦第九	三六

卷三

十過第十

四〇

卷四

孤憤第十一	五五
說難第十二	六〇
和氏第十三	六六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六八

卷五

先慎曰趙本獨作姦

亡徵第十五

七八

三守第十六

八一

備內第十七

八二

南面第十八

八五

飾邪第十九

八八

卷六

解老第二十

九五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一一五

說林上第二十二

一二五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一三六

觀行第二十四

一四五

安危第二十五

一四七

守道第二十六

一四九

用人第二十七

一五一

功名第二十八

一五四

大體第二十九

一五六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一五八	定法第四十三	三〇四
卷十		說疑第四十四	三〇六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一七九	詭使第四十五	三一四
卷十一		卷十八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九五	六反第四十六	三一八
卷十一		八說第四十七	三二四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二一六	八經第四十八	三三〇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卷十九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二三一	五蠹第四十九	三三九
卷十四		顯學第五十	三五九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二四九	忠孝第五十一	三五八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據趙本補		人主第五十二	三六一
卷十五		飭令第五十三	三六三
難一第三十六	二六三	心度第五十四	三六五
先慎曰以下目趙本不提行		制分第五十五	三六六
難二第三十七	二七三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二八二		
難四第三十九	二九一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二九七		
問辯第四十一	三〇一		
問田第四十二	三〇二		

韓非子集解卷一

長沙王先慎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謀當作韓非非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秦策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

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先慎曰秦策言下並有爲字

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

盧文弼曰言而不當策作言不審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唯大王裁其罪

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

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爲制失其義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燕在

陰魏在陽耳周禮柝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

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

盧文弼曰策作將西面收餘韓成從

以與秦強爲難

盧文弼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強秦先慎曰盧說非強音其兩切

亡者得天下○盧文弼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十七作二七往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

顧廣圻曰策作三未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卽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

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與據議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卽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

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卽

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

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十百萬姚本云會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虛張其軍號稱數十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

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

盧文弨曰：寒無此下二十字。顏師古補注引作：「顏說文類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揚犯白刃，蹈鋒鏑，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撰羽獵賦，黃育之倫，鑿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爲標識也。載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千形，近致誤。千犯也不至于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載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集解。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讓當依此訂正。

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

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今秦出號令而

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

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應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出其父

母懷妊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當句策作也。聞戰頓足徒揚。先慎曰：揚趙本及策均作揚。脫爾雅釋訓：「禮揚肉袒也。」郭注脫

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揭以趨敵。」索隱：「揭袒也。謂袒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鋒鏑，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

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弨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

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

矣。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

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爲下

關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當爲甚之殘字。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

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慎曰：異故猶它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弨曰：謀上其字可省。

策無先慎曰不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先慎曰東策作中謀當佐比訂下云中使韓魏五戰之事備矣西服秦

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先慎曰策無土字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

濁河足以爲限先慎曰策作清濟河濁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王先謙曰水經濟水往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濟西至清河

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置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懷倉存鐘繻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獨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張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先慎曰且下脫臣字策有創迹無遺根無與禍鄰

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盧文昭曰策作創迹無遺根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湖江南盧文昭曰洞庭一作諸顧廣折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諸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諸諸都同字湖是諸之譌王

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

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大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紅旁十五邑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

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諸然則五諸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諸

江南皆楚邑也案麗五諸五諸劉氏以爲五諸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據之誤顧說是

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

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實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

案儀以秦武王元年来秦入策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

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

以弱齊燕顧廣折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慎曰弱齊燕與陵三晉對文齊燕遠於

證策誤高順文秦非兵力所能圖及我誠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爲南郡王與楚

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紅旁十五邑以爲郡臣秦下文所謂與秦爲難也

令荆人得收

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順廣折曰樂無覆字以順字句絕令字屬下

下俞樾曰策是也故亡國聚斂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後人誦以爲字上履歷曰字今矣下文云魏氏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魏氏

爲難十字秦漢間此句後人據以刪奪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損反敗亡國聚斂民立社稷主置宗廟舍此則以外義王之道二利其害一也

爲難十字秦漢間此句後人據以刪奪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損

全句轉可據補注慎曰今字下屬是也立社稷四字不讓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能遍祭而祭之故謂之社稷圭瓊無二所以示諸王少賁一矣先慎曰以失天下又

此固以英靈王之道一矣策無下同

比周而軍華下 華山之下也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攻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陵峻

天下所能軍也。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懷曰策無不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

荆狐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衍疑字策無俞撻曰存韓蕭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真曰皮宣云皮宣從云狐疑既通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狐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

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

大梁下韓來敘予秦溫以和又獲侯傳獲侯國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國明年魏背秦與齊從魏即其事也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

主置宗廟令。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句說詳上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

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魏人。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穰侯。魏人。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